

印度教湿婆教派悉檀多支派后期发展阶段研究

胡 瑞

摘要：湿婆教派作为印度教的主要派别之一，与毗湿奴教派、帕克蒂教派并称印度教三大教派。悉檀多支派是湿婆教派的主要支派之一，产生于北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后逐步向中印度和南印度传播。公元8~12世纪，悉檀多支派处于全面兴盛的阶段，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印度次大陆。12世纪后期开始，悉檀多支派在中印度和北印度逐渐衰退，最终在泰米尔地区得以存续和发展。本文以12世纪末为界，将公元5~19世纪的悉檀多支派分为前、后期两个发展阶段：5~12世纪为前期发展阶段，是该支派的繁荣时期，其信徒遍布全印；13~19世纪为后期发展阶段，是该支派的式微——复兴发展时期，主要存续于南印度。文章主要研究后期发展阶段，即从该支派开始式微到扎根发展于南印度这一阶段。这期间，北印度和中印度的悉檀多支派几近匿迹；南印度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宗教理论家；《迈坎达经》的成型标志着该支派宗教哲学理论的最终成熟；阿戈拉的《敬拜指导》和迈坎达的《湿婆真谛》等明确了该支派的宗教仪式规范。从印度教王国统治时期，到莫卧儿王朝时期，再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该派在南印度一直处于正常发展的态势。悉檀多支派在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13~14世纪，该支派成为斯里兰卡北部最重要的宗教派别；20世纪，随着大批印度移民信徒，该支派传播到欧美地区，在这些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悉檀多支派；湿婆教派；印度教；印度宗教；印度

收稿日期：2020-03-15

作者简介：胡瑞(1983~)，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亚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印度语言文化。

湿婆教派(Saivism)是印度教的主要派别之一，与毗湿奴教派、帕克蒂教派并称为印度教三大教派。该教派没有明确的创始人，也并非从开始就有较完整的教团组织。它实际上是一个形式相对松散的教派，是印度各地信奉湿婆神的群体及组织的合称。正如英国学者麦科斯(Axel Michaels)所说：“湿婆也是一个至高神，他赋予印度民间的一种崇拜多种神灵的宗教以一个统一的名称——湿婆教

派。就像毗湿奴教派一样，这个称呼代表了一个无论从宗教实践上还是哲学上，抑或是教义上都无法寻求到清晰来源的集合体。”^①从发展阶段来看，湿婆教派滥觞于印度河文明时期，萌发于吠陀文明时期，发展于婆罗门教文明及中世纪印度教文明时期。^②

悉檀多支派（Siddhanta Saivism）是湿婆教派的主要支派之一。该支派发端于克什米尔地区，8世纪起进入迅速扩张阶段，逐步传播到整个印度次大陆。“悉檀多”这个名称是9世纪的一位圣者萨迪约提（Sadyojyoti）确定的。在《世俗修行经》（Bhoga Karika）中，他主张以“悉檀多（Siddhanta）”来命名湿婆教派中以28篇《阿笈摩》（Saiva Agamas）为根本经典的那一支。“Siva Siddhanta”的意思是“湿婆的真谛”，“Siddhanta”可以将人的灵魂引向享受（Bhoga）和解脱（Moksa）。^③在圣徒们的努力下，悉檀多支派于8~12世纪在今比哈尔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地区修建了大量湿婆神庙，吸引了很多普通信众，在整个次大陆都有较大影响。穆斯林入侵之后，受到伊斯兰教政权的打击和影响，该支派在北印度、中印度日渐式微，稍晚主要留存于南印度泰米尔地区。笔者以12世纪末为界，将公元5世纪至19世纪的悉檀多支派分为前、后期两个发展阶段。本文主要研究后期即从开始式微到复兴发展于南印度这一阶段（13~19世纪）的悉檀多支派。

一、在中印度和北印度的式微

8~12世纪，北印度和中印度的很多王国都重视悉檀多支派，该支派处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北印度迦罗珠利王朝（Kalacuri）（约845~1181年）的历代国王都是悉檀多支派的支持者，一些国王还将其圣者尊为国师。^④在中印度，许多统治者都是悉檀多支派的忠实信徒或推动者。帕拉马拉王朝（Paramaras）的国王

① Axel Michaels, *Hinduism: Past and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15.

② 印度河文明时期为公元前3000年前后至公元前1500年前后；吠陀文明时期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600年前后；婆罗门教文明时期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600年前后；中世纪印度教文明时期为600年至1757年。参见姜景奎：《印度神话之历史性解读：湿婆篇》，《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92~102页。

③ G.V.Tagare, *Saivism-Some Glimpses: A Context for Hindu-Christian Dialogue*, New Delhi: D.K.Printworld Ltd., 1996, p.59.

④ Rohan A.Dunuwila, *Saiva Siddhanta Theology: A Context for Hindu-Christian Dialogue*, New Delhi: Shri Jainendra Press, 1985, p.36.

波阇 (Bhoja)^① 本人就是该支派的著名圣者；乌代亚迪提亚 (Udayaditya) 的统治时期被称为“马尔瓦 (Malva) 历史上悉檀多支派发展的黄金时期”。^② 考拉维王国 (Koravi) (今安得拉邦北部地区) 至少有三位国王是该支派的拥护者，其中伽那帕提 (Ganapati) 把该支派圣者韦斯瓦拉萨姆布 (Visvesvarasambhu) 奉为国师，并主持修建了许多湿婆神庙，包括著名的韦斯沃斯瓦拉 (Visvesvara) 神庙。^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印度和北印度的王国政权更替频仍，许多支持悉檀多支派的国家比如迦罗珠利王朝、遮娄其王朝 (Calukya) (9~12世纪) 等都走向了终结。一些新出现的王国不再青睐悉檀多支派，而将目光投向毗湿奴教派、佛教、耆那教等其他教派或宗教。王权的支持与保护逐渐减少，该支派在中印度和北印度的发展进入低谷。在这种状况下，外来入侵更加剧了该支派在这些地区的衰落。

8世纪初，信德和木尔坦先后被阿拉伯帝国吞并，伊斯兰教随之传入印度。不过，伊斯兰教大规模进入印度是由突厥人入主印度开始的。公元11世纪，突厥人在短时间内就消灭或征服了北印度的大部分王国，于13世纪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教政权——德里苏丹国 (Delhi Sultanates)。穆斯林军队对包括悉檀多支派在内的印度教进行了残酷打击，强迫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穆斯林从左边杀过去，又从右边杀过来……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④ 许多印度教神庙都被洗劫一空后焚毁，“杀害了居民的生命，抢劫了城市……许多寺庙废毁荒凉了，神像被打烂放在脚下践踏”。^⑤ 穆斯林在印度教神庙的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代替偶像的寺庙，清真寺和其它礼拜场所建立起来了，筑起了讲坛，宣读《圣训》……”^⑥ 在穆斯林侵略期间，悉檀多支派的中心马尔瓦地区分别于1234年、1235年、1250年和1292年被穆斯林军队破坏；1305年，悉檀多支派的圣城乌贾因 (Ujjain) 和帕拉马拉王朝的首都达罗 (Dhara) 被攻陷并遭劫掠。由此，中印度和北印度的悉檀多支派信徒纷纷逃亡南印度。^⑦

① 波阇是中印度帕拉马拉王国的国王，在位时间大约是 1010 年至 1060 年，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湿婆教派哲学家。

② K.C.Jain, *Malawa Through the Ages*, Delhi: Motillal Banarsidass, 1972, p408.

③ Rohan A.Dunuwila, *Saiva Siddhanta Theology: A Context for Hindu-Christian Dialogue*, New Delhi: Shrijainendra Press, 1985, pp37~39.

④ 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471~472 页。

⑤ 同上，第 472 页。

⑥ 同上，第 472 页。

⑦ Rohan A.Dunuwila, *Saiva Siddhanta Theology: A Context for Hindu-Christian Dialogue*, New Delhi: Shrijainendra Press, 1985, p44.

建立德里苏丹国后，突厥人对包括悉檀多支派在内的印度教及其他宗教采取了较之前相对宽容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很不彻底。统治者对穆斯林以外的教徒征收异教徒人头税；其他各类税费也比穆斯林高；建有清真寺的乡村不允许修建印度教神庙。有的国王对印度教实行十分严酷的宗教政策，比如图格卢克王朝（Tughlaq dynasty）的非鲁兹沙（Firuz Shah）、洛蒂王朝（Lodi dynasty）的西甘达尔沙（Sikandar Shah）就采取了迫害印度教徒的政策。^①与此同时，伊斯兰教苏非教团十分活跃，在民间游说普通民众，与穆斯林统治者互相配合，导致大批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这样，穆斯林统治阶层和民间苏非派双管齐下，使悉檀多支派在中印度和北印度仅存的影响越来越小。

二、在泰米尔地区的幸存

面对外族由北向南入侵的现实，许多圣者逃亡到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依靠一些印度教国王的支持，悉檀多支派在该地区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自此，该支派的中心由中印度转移到南印度。笔者认为，悉檀多支派能够在泰米尔地区存续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前期在南印度已经打下良好的民间基础。早在8世纪初期，悉檀多支派圣者在南印度就参与发展了帕克蒂运动。他们反对烦琐的祭祀仪式，反对种姓歧视，抨击种姓压迫现象，主张首陀罗与高种姓具有同样的宗教权利。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提倡不同种姓信徒可以坐在一起进食，进行平等对话。此外，南印度很多圣者自己就出身低等种姓。著名的婆罗门圣者孙达拉尔（Sundarmurti）经常与首陀罗种姓的信徒们一起用餐，并与舞女结婚建立家庭；圣者阿伯尔（Appar）是吠舍种姓，但他与婆罗门圣者桑班达尔（Sambandhar）是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就宗教哲学问题进行探讨。^②这些圣者以实际行动在底层百姓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了许多佛教、耆那教信徒转投悉檀多支派。

第二，泰米尔地区有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当北印度的悉檀多支派遭到穆斯林破坏并逐步走向衰落的时候，南印度却处于印度教王国的庇护之下。南印度的朱罗（Cola）、哲罗（Cela）、潘地亚（Pandya）以及其他诸多小国都是印度教国家，这些国家在14世纪前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大规模侵入。1303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南印度的部分地区，但德里苏丹国无力统治，只象征性地在马杜赖派驻了代表。穆斯林贵族于14世纪上半叶在南印度建立巴曼尼国，印度教国家维贾耶那伽尔国（Vijayanagara）同期形成。维贾耶那伽尔国大概建立于1336年，包括今

^①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② G.V.Tagare, *Saivism-Some Glimpses*, New Delhi: D.K.Printworld Ltd.,1996,p60.

天的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大部分地区。该国长期与巴曼尼国互相征战，始终未能分出胜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①维贾耶那伽尔国的长期存在为悉檀多支派在泰米尔地区的幸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该国于17世纪彻底灭亡时，悉檀多支派在泰米尔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后来的莫卧儿王朝也没有实行严重破坏印度教的政策，因此泰米尔地区的悉檀多支派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

第三，圣者在泰米尔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悉檀多支派的圣者们借助泰米尔地区良好的政治环境，担负起了复兴和传播教派的重任。这些圣者一方面用泰米尔语（少数用梵语）对哲学理论作系统化整理与阐释，建立起完备的宗教哲学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以满腔热情在泰米尔及周边地区拓展势力，在不断更迭的历代王朝统治下努力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圣者们十分重视王权在教派传播和发展中的作用，努力说服国王支持和帮助悉檀多支派。他们还创作了大量泰米尔语诗歌，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南印度民众中宣传布道，扩大该支派的影响。

三、在南印度的复兴与发展

（一）宗教哲学理论的成熟

悉檀多支派圣者们主要以梵语和泰米尔语两种语言著述和传教——在北印度和中印度用梵语；在南印度主要用泰米尔语。由于悉檀多支派起源于印度最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后自北向南传播，在前期发展阶段，该支派在北印度和中印度得到了更快更充分的发展，而在南印度发展较为缓慢。因此，梵语宗教哲学理论更加系统化，而泰米尔语宗教哲学理论相对落后。

悉檀多支派的梵语理论体系在前期发展阶段已初步形成。9世纪，以萨迪约提为代表的一些梵语圣者对悉檀多支派的基础哲学理论加以阐述，特别对三原则^②是否存在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在萨迪约提论述的基础上，罗摩肯特（Ramakantha）（925~975年）撰写了《真理评价》（Sadvr̥tti）等多篇宗教诗歌，分别从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角度对该支派各种哲学观点予以分析与评价。11世纪中叶，纳拉扬肯特（Narayanakantha）对萨迪约提的著作《教义汇编》（Tattvasangraha）作了评注，并批判了佛教、耆那教、顺世论等的相关观点。同一时期，悉檀多支派历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宗教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真理之

^① 林承节：《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68页。

^② 这里的三原则也就是后来悉檀多支派哲学中的三个基本要素：Pati、Pasu、Pasa。Pati是“神”，这里指湿婆神；Pasu的意思是“牲畜”，指人的灵魂；Pasa的意思是“束缚”，也就是指灵魂所受到的三种束缚，或者叫三种“不净”。

光》(Tattva Prakasa)问世。该作品由重要哲学家波阇在11世纪初用梵语写成,在该支派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是该支派宗教哲学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

前期,泰米尔地区悉檀多支派的宗教哲学理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该地区最早的悉檀多支派圣者是活跃于六七世纪的提鲁牟拉尔(Tirumular)。他将28篇《阿笈摩》从梵语翻译成泰米尔语,并用泰米尔语创作了宗教哲学诗歌《神圣咒语》(Tirumandiram)。在南印度帕克蒂运动中,泰米尔地区最重要的圣者有四位:阿伯尔、桑班达尔、孙达拉尔和摩尼迦瓦杰卡尔(Manikka-vacakar)。前三位创作了八千多首诗歌,其合集被称为《德瓦拉姆》(Tevaram)。11世纪,有圣者把《神圣咒语》《德瓦拉姆》和摩尼迦瓦杰卡尔所著的《提鲁哥瓦伊亚尔》(Tirukkovaiyar)、《圣语》(Tiruvacakam)等汇编成册,形成悉檀多支派最著名的泰米尔语宗教文学经典之一《提鲁牟莱》(Tirumurai)。不过,总体而言,前期泰米尔悉檀多支派的宗教哲学尚未形成体系,其相关观点主要散见于各类文学作品中。

12、13世纪,诸多持不同观点的圣者来到南印度,致使该地区的宗教哲学思想一度十分混乱。在这种状况下,急需一批能够力挽狂澜的圣者来稳定和发展悉檀多支派。以阿戈拉(Aghora Siva)、迈坎达(Meyakanda)、阿鲁纳·南迪(Aruna Nandi)、乌玛帕蒂(Umapati Sivacarya)等为代表的一批圣者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们因此被称为“圣师”(Great Sanatanacaryas)。他们将北方的梵语体系理论和南方的泰米尔语理论进行了比较、总结和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用泰米尔语构建和完善了新的理论框架,使其宗教教义与哲学理论臻于成熟,并让悉檀多支派很快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

阿戈拉是南印度耆达巴拉姆(Cidambaram)神庙的住持,也是悉檀多支派的重要复兴者。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在当时的混乱状态下提出了相对统一的宗教哲学理论与教义,平息了信徒们的争议,为后期悉檀多支派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阿戈拉学识广博,广收门徒,被誉为“两百万门徒的古鲁^①”。^②在研究和著述悉檀多支派哲学时,他持二元论观点,继承并发展了萨迪约提、罗摩肯特、波阇等主流哲学家的理论。阿戈拉对萨迪约提的评价很高:“世人心中的黑暗被太阳的光芒驱走,这太阳就是萨迪约提的光辉著作。”^③波阇的哲学思想对

① “古鲁”(Guru)指宗教导师,可译为“师尊”。

② Rohan A. Dunuwila, *Saiva Siddhanta Theology: A Context for Hindu-Christian Dialogue*, New Delhi: Shrijainendra Press, 1985, p.69.

③ 引自阿戈拉的《教义汇编》,转引自Rohan A. Dunuwila, *Saiva Siddhanta Theology: A Context for Hindu-Christian Dialogue*, New Delhi: Shrijainendra Press, 1985, p.63.

阿戈拉的影响也很大。阿戈拉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部作品中，一部是对萨迪约提的《教义汇编》的评论，另一部是对波阁的《真理之光》的评论。在这些评论中，他从二元论的角度诠释与厘清了《阿笈摩》的内容。同时，阿戈拉还亲到其他湿婆神庙游说，向众人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不过，阿戈拉的主张并未被后人完全接受，还受到了一些圣者的攻击。其中最大争议在于他主张灵魂和神是平等的。西瓦格拉尤金（Sivagrayogin）^①猛烈抨击他的这一说法：“如果灵魂与神是平等的，跟神同样具有无处不在、超越一切的特性，那么灵魂也就可以创造宇宙了。”^②但不论如何，阿戈拉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14世纪，全面系统论述悉檀多支派宗教哲学理论的《迈坎达经》（Meikanda Sastras）成型，标志着其理论的最终成熟。《迈坎达经》共14卷，包括迈坎达的《湿婆真谛》（Sivajnana Botham）、阿鲁纳·南迪的《湿婆真知》（Sivajnana Siddhiar）和乌玛帕提（Umapati Sivacarya）的《湿婆之光》（Sivaprakasam）等。

《湿婆真谛》是以泰米尔语创作的第一篇专门系统阐述悉檀多支派宗教哲学的作品。作者迈坎达是继阿戈拉之后的重要圣者，也是后期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宗教理论家。《湿婆真谛》是《迈坎达经》的核心部分，形式也是宗教诗歌。该诗歌包括12小节、40行，共216个词。《湿婆真谛》虽然篇幅很短，却涉及悉檀多支派的教义、哲学、仪轨等各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宗教哲学。诗歌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神Pati（神）、Pasu（灵魂）、Pasa（束缚）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存在；第二部分解释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解释灵魂实现解脱的方法和途径；最后一部分说明无形神为何应该为人们敬拜以及如何被当作有形神来敬拜。具体说，这12小节的主要内容分别是：（1）神的存在及神为世界之源；（2）世界是如何演变的；（3）灵魂的存在；（4）束缚的存在；（5）神对灵魂的功能；（6）真与非真；（7）对前面的补充；（8）灵魂如何获得知识；（9）灵魂如何净化；（10）如何摆脱束缚；（11）如何实现解脱；（12）为何以及如何敬拜神。

《湿婆真谛》面世以后，许多圣者对这篇作品进行了评注，这些评注又被后人所评注，从而形成了以《湿婆真谛》为核心的著述体系。后人将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汇集起来，形成了《迈坎达经》。其中，《湿婆真知》是对《湿婆真谛》

^① 16世纪的悉檀多支派圣者。他与阿戈拉在灵魂解脱的观点上针锋相对，认为灵魂在解脱后仍不能和神相提并论，解脱的灵魂和神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参见 Sivagrayogin, *The Saivaparibhasyam*, Delhi: Ranganswamy R.Sastri, 1972, p158.

^② Sivagrayogin, *The Saivaparibhasyam*, Delhi: Ranganswamy R.Sastri, 1972, p158.

最重要的一部评注，作者阿鲁纳·南迪是迈坎达的第一个门徒。《湿婆真知》详细而全面地评论与注释了《湿婆真谛》，对《湿婆真谛》中提到但没有详尽论述的许多内容进行了深入阐述。该评注受到许多圣者的重视和称赞。圣者塔尤马纳瓦尔（Tayumanavar）曾说，“仅需《湿婆真知》中的半个小节就足以引领他的门徒走向极乐，实现解脱”。^①六位重要的圣者曾对这部著作撰写了评论，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其重要性。^②乌玛帕提的《湿婆之光》继承了迈坎达和阿鲁纳·南迪的主要观点，并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论证了一元论与二元论悉檀多哲学的区别，发展了“仁慈”的理论。除上述内容外，《迈坎达经》还包括其他11卷文献，但究竟包括哪些著述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结论。

《迈坎达经》成书之后仍然有圣者对悉檀多支派宗教哲学作出新的阐释，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比较重要的两位圣者是西瓦格拉尤金（Sivagrayogin）和西瓦吉纳尤金（Sivajnanayogin）。西瓦格拉尤金写了《湿婆探究》（Sivagrabhasyam）和《修行指导》（Kriyadipika），对迈坎达、阿戈拉和乌玛帕提等人的著作和观点作了评论。西瓦吉纳尤金写了《评注》（Cirruai），评论和修正了迈坎达的一些观点。

（二）宗教仪式的规范化

悉檀多支派以“吠陀文献”和28篇《阿笈摩》为根本经典。该支派宗教仪式的最原始依据也正是这些《阿笈摩》。然而，28篇《阿笈摩》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4~16世纪都遗失了。因此，后世宗教仪式的规定主要来源于后期阶段圣者们的著述。阿戈拉的《敬拜指导》（Kriyakramadyotika）和迈坎达的《湿婆真谛》及其评述对寺庙敬拜仪式和居家敬拜仪式等宗教仪式做出了细致规范。这些仪式规则被整个泰米尔地区的悉檀多支派所接受和遵守，成为其“标准仪式”。

根据悉檀多支派哲学的观点，对灵魂的束缚共有三种：（1）“初始束缚”（Anava）：对灵魂的一种“自始至终的束缚”（Sahaja Mala），这种束缚始终与灵魂共存，无法消除。“初始束缚”封闭并阻碍灵魂的智慧 and 力量，诱人走向无知和邪恶。（2）“业”（Karma）：灵魂进入身体成为“人”以后，在现象世界中实施各种行为，不同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其结果就是“业”。“业”分为两种：一种是善业（Dharma）（“达磨”），另一种是恶业（Adharma）（“非达磨”）。（3）“摩耶”（Maya）：又称幻力，是构成一切事物包括现

^① G.Subramania Pillai, *Introduction and History of Saiva Siddhanta*, Tamil Nadu: Annamalai University, 1946, p12.

^② 这六位评论家分别是：Sivagra Yogigal, Gnanaprakasara, Maraignana Desikar, Niramba Azhagiara, Sevagnana Swamigal, Subramania Desikar。

象世界和神的最原始的因素。但这里的“摩耶”专指物质摩耶，即构成物质现象世界的摩耶，因而又称为“不纯净的摩耶”（Asuddha-maya）。在这三重束缚的包围和制约下，灵魂产生“无知”，人被物质世界的假象所蒙蔽，产生欲望。而解脱就是灵魂摆脱这些束缚，获得完全的自由。实现解脱后，灵魂将从物质世界中获得彻底解放，不再进入新的轮回。

悉檀多支派宗教仪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净化灵魂，帮助灵魂摆脱上述束缚的限制与遮蔽，使信徒实现解脱。一些仪式还有祈求湿婆大神佑护个人、家庭及国家的目的。这仪式有的在湿婆神庙里进行，有的在信徒的居所进行。根据目的和地点的不同，宗教仪式大概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净化仪式。净化仪式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皈依净化仪式，另一类是灵魂净化仪式。准信徒在接受皈依净化仪式前要做长期准备，比如吃素食、戒除暴力行为等。在皈依净化仪式过程中，古鲁首先教他颂神诗，指导他反复念颂湿婆神的名号和赞颂湿婆的颂诗，之后赐他一个林伽，要求信徒每天敬拜林伽。最后，古鲁传授他作为信徒必须遵守的教义和规定。信徒的灵魂净化仪式和皈依净化仪式基本相同，也是古鲁带着信徒一起唱读颂神诗歌，指导信徒虔诚敬拜湿婆神。悉檀多支派认为，人的行为一定会产生各种“业”，这种仪式可以消除或减少过去的“业”。这种净化仪式包括四个低级形式和三个高级形式。四个低级形式是：科里亚瓦提仪式（Kriyaavati）、瓦尔纳马伊仪式（Varnamayi）、卡拉瓦提仪式（Kaalavati）和吠特马伊仪式（Vedhamayi），这四种形式是为三种高级形式做准备的。三种高级形式是：萨克蒂仪式（Shakti）、曼陀罗仪式（Mantra）和沙姆帕伊仪式（Shambhayi）。

第二种是神庙敬拜仪式，指信徒们集体在湿婆神庙内举行的仪式。神庙敬拜仪式由祭司在内殿主持，信徒们于殿外恭立侍奉。祭司首先对林伽或神像施涂油礼，用珠宝、鲜花等装饰林伽或神像，并敬献食物；然后点燃樟脑灯，行14圈绕灯礼。而后，祭司将樟脑灯呈至信徒面前，信徒行敬灯礼，即双掌并齐微屈放至灯火上方，收回齐额护眼，这个动作表示神与自己的眼睛一样重要。再后，祭司把灯灰分发予信徒，后者涂至额上。最后，信徒绕行内殿一圈，并向林伽或湿婆像行跪拜礼。在整个仪式中，祭司口不停吟，不同阶段唱诵不同颂神诗。颂神诗均来自悉檀多支派的经典作品，如“吠陀经”、《阿笈摩》、《提鲁牟莱》等。该敬拜仪式所举行的频次视神庙的规模、周边信徒人数多寡而定。

第三种是家庭敬拜仪式，即信徒在居所进行的日常仪式。居所通常有神龛，龛中置林伽或湿婆像。家庭敬拜仪式无需祭司，信徒自己在家进行，每天早晚各一次，也可随时礼拜，不分时节。家庭仪式与神庙仪式类似，但相对简单。每

天黎明时分，信徒起床后念诵一段颂诗，沐浴更衣，对林伽或神像施涂油礼，供奉鲜花水果，最后行绕灯礼。敬拜期间信徒同样默诵湿婆名号或吟唱颂神诗。晚上的程序基本相同，只是多了冥想环节。信徒在完成上述流程之后，需要打坐冥想，然后再继续吟唱颂诗。信徒们相信这种仪式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佑护和帮助。

第四种是特定敬拜仪式。该仪式为特定目的而举行，比如家里有病人时祈祷早日康复，结婚前祈祷婚后生活美好等。按照《阿笈摩》和《湿婆真谛》的规定，这种敬拜仪式不能在神庙内举行，但这一规定在现代已经被打破。该仪式和前面的神庙敬拜仪式基本一致。

（三）教派发展的正常化

悉檀多支派转移至南印度后，以前述圣者为代表的众多信徒不仅重视著书立论，也重视传教活动。加之印度教王国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悉檀多支派在泰米尔地区迅速复兴，教派发展进入正常化阶段。

德里苏丹国时期，由于一直处在印度教国家的保护之下，泰米尔地区的悉檀多支派稳定上升。莫卧儿王朝（Mughal Empire）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主要对手是同属伊斯兰教的贵族势力集团，比如以马茂德·洛提（Mahmud Lodi）为首的阿富汗贵族集团、谢尔汗（Sher Shah）及后来建立的苏尔王朝（Sulalah Sur）等。虽然偶有毁坏印度教寺庙、迫害印度教徒的情况，但总体上对印度教包括悉檀多支派造成的破坏程度远没有突厥人进入印度时那么大。

莫卧儿王朝的历代皇帝基本都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允许和鼓励非伊斯兰教教派的发展。阿克巴（Akbar）时期，印度次大陆空前统一。他以德里苏丹国为鉴，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禁止各教派相互对立。由此，印度教、耆那教、佛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得到了平等发展的机会。阿克巴还举办宗教讨论会，邀请不同教派的信徒和学者畅所欲言，听取大家对宗教发展的建议。他同意印度教、耆那教等根据本教教规举行仪式和各类活动，以及修建神庙等。他还支持非穆斯林进入政府和军队，允许他们担任要职。正是由于阿克巴的开明政策，悉檀多支派得到了较为平等的地位和相对良好的发展。阿克巴之后，贾汉吉尔（Jahangir）和沙·贾汗（Shah Jahan）对锡克教动用了武力，但对其他教派基本延续了阿克巴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奥朗泽布（Aurangzeb）虽然实行了较为偏狭的宗教政策，如对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人头税，恢复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商人的不平等税率，甚至下令拆除印度教神庙等，但其总体影响并不大。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伊斯兰教丧失了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王朝时期所拥有的宗教主导权，对包括悉檀多支派在内的印度教已经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虽然印

度本土宗教与基督教之间有一定矛盾，但基督教在印度的发展主要依靠传教士的和平传教活动，悉檀多支派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并不激烈。因此，该支派受到的外来冲击比较有限，继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

四、结语

湿婆教派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远的影响。悉檀多支派是湿婆教派四个支派中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一支。历史上，悉檀多支派的影响曾遍及全印，即使在今天，该支派仍然在南印度有很大影响。后期悉檀多支派除活跃在南印度以外，在其他国家如斯里兰卡也有一定影响。10~11世纪，朱罗国征服了斯里兰卡的阿努拉达普拉王国（Anuradhapura），占领了斯里兰卡北部。悉檀多支派随后在斯里兰卡北部地区迅速传播。朱罗统治者在斯里兰卡一边摧毁佛教寺庙，一边修建印度教神庙，其中大部分是湿婆神庙。13~14世纪，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北部地区建立了稳定的泰米尔国家，泰米尔人逐渐成为贾夫纳半岛、亭可马里等地区人口的多数派。^①悉檀多支派也就成为这些地区最重要的宗教派别。在欧美地区，19世纪起就有许多专门研究和传播印度教文化的组织进行活动；20世纪开始，随着大批印度移民来到欧美地区，悉檀多支派教徒也开始活跃于这些国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夏威夷的考爱岛（Kauai）长期以来一直是悉檀多支派乃至整个印度教在欧美地区发展的摇篮。这个岛上建有具备现代传播理念的悉檀多神庙“悉檀多教堂”（Siva Siddhanta Church），专门致力于悉檀多支派以及印度教的传播。该教堂加强与世界各国印度教组织的联系，主持出版专门性刊物《今日印度教》（Hinduism Today），促进包括悉檀多支派在内的印度教在全世界的研究与发展。

[责任编辑：孙喜勤]

^① 王兰：《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昆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3 页。